



秘密花园

[美] 弗朗西丝·伯内特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秘密花园

[美] 弗朗西丝·伯内特◎著

崔天醒◎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秘密花园/(美)伯内特著;崔天骢译. —北京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 11
(中小学生必读丛书)
ISBN 978-7-5502-3642-4

I. ①秘… II. ①伯… ②崔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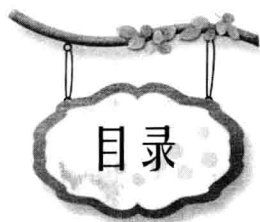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6616号

秘密花园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: 陈 昊 王 巍
特约编辑: 徐 玥
封面设计: 孙丽莉
版式设计: 杨祎妹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30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5印张
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02-3642-4
定价: 22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

目录

- 第一章 一个人也没剩下 / 1
- 第二章 非常倔强的玛丽小姐 / 6
- 第三章 穿过旷野 / 14
- 第四章 女仆玛莎 / 18
- 第五章 走廊里的哭声 / 33
- 第六章 哭泣再度响起 / 39
- 第七章 埋藏十年的钥匙 / 45
- 第八章 领路的知更鸟 / 51
- 第九章 奇怪的房子 / 58
- 第十章 吹笛子的男孩 / 67
- 第十一章 画眉鸟的窝 / 78
- 第十二章 拥有自己的花园 / 86
- 第十三章 “我是柯林” / 95



- 第十四章 被惯坏的小王爷 / 108
- 第十五章 筑 巢 / 119
- 第十六章 “再也不会回来了！” / 129
- 第十七章 歇斯底里的叫声 / 137
- 第十八章 “我能相信你吗？” / 144
- 第十九章 “它来了！” / 151
- 第二十章 “我会活到永远！” / 161
- 第二十一章 花园墙外的眼睛 / 169
- 第二十二章 太阳下山时 / 178
- 第二十三章 魔 法 / 184
- 第二十四章 “让他们笑吧” / 195
- 第二十五章 帘 幕 / 206
- 第二十六章 “是妈妈！” / 213
- 第二十七章 在花园里 / 222



第一章 一个人也没剩下

玛丽·伦诺克斯被送到了她舅舅的米瑟韦斯特庄园里，大家都说从没见过这么别扭的小孩，真是如此。她瘦削的脸蛋儿上挂着一副不高兴的面孔，身材瘦弱，头发稀疏。她一头黄发，脸色也是黄的，因为在印度出生，疾病时常伴随着她。她的父亲在英国政府当差，可他自己也经常生病。她的母亲是个漂亮的女人，她只关注宴会，喜欢和一些上流社会的人物一起寻欢作乐。她本不想要这个女儿，所以在玛丽出生时，她就将玛丽交给了印度奶妈，这个奶妈明白，要想让女主人高兴，肯定是将孩子带得离她越远越好。当她还是个难看、爱生病并且容易烦躁的婴儿的时候，她被送到了不妨碍大人们的地方；当她长成了一个多病、躁动、蹒跚学步的小东西的时候，她依然被送到不妨碍大人们的地方。她从来记不得任何见过的熟悉的东西，除了那名印度奶妈和其他几个印度仆人的黑脸之外，他们全都顺从于她，纵容她的所有行为，因为如果她的哭声打扰到女主人的话，女主人就会发怒。她长到六岁的时候，她成为了世界上最自私、最专横的小孩子。一名年轻的英国家庭教师被聘请来教她读书学习，但由于玛丽非常讨厌她，只教了三个月就辞职走人了。其他家庭教师来应聘，干的时间比

第一个更短。要不是玛丽自己很喜欢读书的话，她恐怕会大字不识。

一天早晨，天气热得吓人，玛丽大约九岁的样子，她早晨起来以后觉得很很不顺心。她见到站在她床边的用人不是她的奶妈，就更不满意了。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她和陌生女人说，“我不会让你在这儿待着。去叫我奶妈来。”

女人看起来很害怕，但是她只是结结巴巴地告诉玛丽，奶妈不能来。玛丽怒由心头起，对她又打又踢，她看起来更害怕了，反复说着奶妈确实不能来到小姐这里。

那天早上的气氛有点神秘。所有事都不循常规，几名土著仆人消失了，玛丽看到的仆人们都面如死灰，不是溜开，就是四处乱跑。但没有人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，她的奶妈一直都没有出现。那天早上，慢慢地就只剩她一人了，最后她漫步到花园中，在游廊旁的一棵树下自己同自己玩。她在玩造花坛的游戏，将一朵朵深红的木槿花栽进一个个小土堆里，心中越来越生气，自言自语着奶妈回来时准备要辱骂她的话。

“猪！猪！猪娘养的！”她叫喊着，因为把人叫作土著猪是最有侮辱性的话。

她正在咬牙切齿地反复怒骂着，却听到她母亲和人一起走到了游廊上。她正和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在一起，他们站在一起窃窃私语，声音很奇怪。玛丽知道这个年轻人，他长得好像一个小男孩。她听说他是个年轻的军官，刚从英国回来。小女孩用眼瞪着他看，不过更是瞪着她妈妈看。只要一有机会见到她妈妈，她就是这样，因为女主人——玛丽对她的最常用的称呼——是那么高挑、苗条，穿着那么漂亮的衣服。她的头发好像卷曲的丝缎，小巧的鼻子似乎对任何事物都瞧不起，她的眼睛好像是在笑。她的所有衣服都是那么轻薄飘逸，玛丽形容它们“满是花边”。这天的早晨，它们的花边似乎比任何一天都要更饱满。硕大的花边害怕得张开，高耸到

了青年军官的脸上，哀求着他。

“噢！真的这么糟糕吗？”玛丽听到她说。

“糟透了，”年轻军官用颤抖的声音回答，“糟透了，伦诺克斯太太。你在半个月前就应该到山上去。”

女主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。

“哦，我知道我应该那样！”她叫喊着，“我就是为了赴那个傻头傻脑的宴会才会留在这里。我真是个笨蛋！”

就在那里，响亮的哭叫声从仆人宿舍破空而出，她一下子抓住了年轻军官的手臂，玛丽站了起来，从头到脚抖个不停。哭叫声越来越疯狂。“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声音？”伦诺克斯太太上气不接下气地问。

“有人死了，”年轻人回答她，“你没告诉我仆人那里也爆发了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！”伦诺克斯太太哭喊着，“快跟我来！跟我来！”她转身跑进了屋里。

之后，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了，玛丽明白了这个早上所有神秘的事物。

一种最致命的霍乱疾病爆发了，人们像蚊蝇一样地相继死去。她的妈妈在夜里发病，之前棚屋里的哭叫声就是由于她死了。一天之内，其他三名仆人相继死亡，剩下的人都惊慌地逃跑了。到处充斥着恐惧，小平房里面满是死人。

第二天，在一片混乱和狼藉之中，玛丽藏到了她的幼儿室里，所有人都遗忘了她。没有人想起她来，奇怪的事情不断发生着，而她却一无所知。那段日子，玛丽除了哭就是睡。她知道大家在发病，她能听见神秘的、急迫的声响。她爬进了饭厅，发现里面一个人没有，桌子上只剩下吃了一半的饭，似乎吃饭的人是因为什么原因突然站了起来，慌张地推开了椅子和盘子。玛丽吃了些水果和饼干，她觉得口渴，喝了一杯酒，那酒杯几乎是

满的，并且是甜甜的味道，她并不知道那是多烈的酒，没过一会儿她就感觉非常困，她回到了幼儿室，重新把自己关了起来，棚屋里的喊叫声、匆忙的脚步声，让她无比害怕。但是酒让她睡意正浓，她已经睁不开眼睛了，她躺到了床上，很快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她睡着的时候，发生了许多事，小平房里抬进抬出东西的各种声音都没有吵醒她。

她醒了以后，躺在床上盯着墙看。屋子里一片寂静。她从没经历过这座房子这么安静的时候。她听不到人们的说话声，也没有听到脚步声，她想象着大家是不是从霍乱中恢复过来了，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她也想象着，她的奶妈死了，现在会有谁来照顾她呢？会来一个新奶妈，没准能讲新的故事。那些老故事玛丽已经听得非常厌烦了。她并不是有人情味的小女孩，也从没有关心过谁。霍乱带来的各种嘈杂、忙乱和哭叫把她给吓坏了。她非常愤怒，因为似乎所有人都不记得她还活着。恐惧击垮了每一个人，没人会去想起一个“万人嫌”。霍乱袭来时，人们好像什么都记不得了，除了他们自己。不过，要是大家都能好起来，肯定会有人想起她，然后来找她的。

可是没有人来，她躺在床上等着，屋子似乎变得越来越寂静。她听到了地毯上窸窣窸窣的声音，她一低头，看到了一条小蛇爬了过来，正在看着她，眼睛好像宝石一样。她并不害怕，因为它是个人畜无害的小生灵，正在急于离开这个屋子。她盯着它溜过那条门缝。

“这里是如此奇怪，如此安静啊，”她自言自语道，“听上去似乎这屋子里就只有我跟那条蛇的声音了。”

几乎在一分钟之内，她听到院子里响起了脚步声，之后这声音慢慢来到了游廊上。那是男人们的脚步声，他们走进了房子，低声私语。没人接待他们，跟他们说话，他们似乎打开了门，朝一间间屋子里看。“简直是

一片废墟啊！”她听到一个声音感叹。“那样的一个美人啊！我猜想那个孩子可能也……我听说有个孩子，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她。”

几分钟后，当他们打开门时，看到了玛丽正站在幼儿室的中间。她看上去是个丑陋、不开心的小东西，紧锁眉头，因为她开始感觉到饥饿了，觉得侮辱般地被忽视了。第一个走进来的男人是名高级军官，她有一次见到过他和她父亲在谈话。他看上去十分疲惫不安，但当他发现她的时候，他吓得几乎往后跳。

“巴尼！”他大声惊叫，“这里有个小女孩！就她一个人！在这么一个地方！老天爷可怜见的，她是谁呀？”

“我叫玛丽·伦诺克斯，”小女孩回答说，身体硬邦邦地站在那里。她认为这个男人十分粗鲁，居然把她父亲的房子形容成“这么一个地方！”。

“人们感染上霍乱的时候，我正好睡着了，刚刚才醒过来。为什么没有人来啊？”

“这就是那个没人见过的孩子！”男人大声惊呼，转向他的伙伴说，“她居然被遗忘了！”

“为什么我被遗忘了？”玛丽跺着脚质问，“为什么没有人来？”

那个叫巴尼的年轻军官悲伤地看着她。玛丽甚至感觉她看到他正眨眼睛，似乎想把眼泪眨掉。

“哦，可怜的孩子！”他说道，“一个人也没有剩下，没有人可以来了。”

就是那么的莫名其妙、突如其来，玛丽明白她既没有父亲，也没有母亲了。他们已经在夜间死去，尸体也被抬走了，剩下几个没有死的印度仆人已经快速逃离了这栋房子，没人能想起这儿还有个玛丽小姐。所以屋子里是那么的安静。的确如此，这栋大房子里，就只剩她和那只窸窣窸窣的小蛇了。

第二章 非常倔强的玛丽小姐

玛丽曾经很爱远远地盯着她的妈妈看，因为她觉得她很美。但是，在她逝世之后，就不能指望玛丽会爱她、思念她，因为玛丽对她知道得太少了。她根本不思念她，事实上，她就是个只关注自己的孩子，她所有的想法都是有关自己的，一直是这样。不必怀疑，等她再长大一些，一个人孤零零地被留在这世上，她一定会感到焦虑不安，但是她还很小，总是受到他人的照顾，她认为一切自然照旧。她想了解的只是自己要去的是不是好人家。因为好人家会像她的奶妈和其他的印度仆人一样顺从她。

最开始她被送到了英国牧师家，她明白她不会留在那里。她并不想留下来。英国牧师很穷，有五个孩子，年龄都差不多。他们衣着褴褛，总是吵闹，相互间争夺玩具。玛丽厌恶他们又脏又乱的小房子。她的脾气很差，不好相处，一两天后就没人愿意跟她一起玩了。第二天，她就被他们取了个绰号，这令她火冒三丈。

绰号是巴兹尔最早想起来的。巴兹尔是一个小男孩，长着冒失无礼的一双蓝眼睛，鼻子上翘，玛丽非常恨他。她自己一人在树底下玩儿，就和霍乱爆发的那天一样。巴兹尔走过来，站在旁边盯着她堆小土堆，制造花

园里的小径。这时候他产生了兴趣，他忽然提出了一个建议。

“你为什么不在那儿堆一堆石头当假山？”他说道，“在中间那里。”他俯下身躯，在她头上方指着。

“滚开！”玛丽大声叫道，“我讨厌男生。你滚开！”

巴兹尔脸上愤怒的表情持续了一阵子，之后他开始捉弄人。他总是爱捉弄他的妹妹们。他开始一圈圈围着玛丽跳舞，对着玛丽做鬼脸，又笑又唱。

玛丽小姐，非常倔强，
你的花园，长得怎样？
鸟蛤贝壳，银色铃铛，
金盏花朵，排成一行。

他就一直唱，直到其他孩子们听见，他们也开始跟着哄笑起来。玛丽越是觉得生气，他们就唱得越是开心。“玛丽小姐，非常倔强。”从那之后，只要她出现在他们身旁，那些孩子就称她为“非常倔强的玛丽小姐”，有时候相互之间他们也这么称呼玛丽。

“你就要被送回家去了，”巴兹尔告诉她，“就在这个周末。我们十分开心。”

“我也十分开心，”玛丽回嘴，“哪儿是我的家？”

“你不知道你家在哪儿？”巴兹尔说，脸上一副七岁小孩的蔑视神气，“自然是在英国。我奶奶就住在那儿，还有我的姐姐梅布尔，去年就被送到奶奶那里去了。不过你当然不是去你奶奶家。你根本没有奶奶。你是要去你舅舅那儿。他叫阿奇博尔德·克兰文。”

“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他。”玛丽驳斥了他。

“我知道你不认识他，”巴兹尔回答道，“你什么也不知道。女生就

是这样。我听到爸爸妈妈在谈论他。他的家在乡下一个既大又荒凉的老屋子里，没人和他一起生活。他的脾气很差，所以不让别人亲近他，不过就算他愿意，别人也不愿意去。因为他是个驼背的人，长得很吓人。”

“我不信你。”玛丽说道，她转过身去，用手捂着耳朵，因为她不愿再听下去了。

但是后来她想了很多关于这件事情的事儿。那晚克劳福太太告诉她几天后她会坐船去英国，去找她住在米瑟韦斯特庄园的舅舅阿奇博尔德·克兰文住，她看上去一副铁石心肠的样子，毫无兴致，夫妇俩不知道该拿她如何是好。他们尝试着温和地对待她，但是克劳福太太想亲吻她一下，她却把脸转开；克劳福先生轻轻地拍抚她的肩膀，她仍是全身绷紧着。

“她真是个平凡的孩子，”克劳福太太不无惋惜地说，“她妈妈是那么一个大美人儿。她的气质也很美，可玛丽的言行举止是我见过的小孩里最无趣的。孩子们称呼她为‘非常倔强的玛丽小姐’，虽然他们淘气了些，不过也是可以理解的。”

“如果她妈妈能多带些自己的美貌和优雅举止到幼儿室的话，玛丽没准就能学到一些了。很遗憾，如今那个可怜的漂亮人儿已经走了，可能很多人从不知道她还有个孩子。”

“我认为她连看都没看过她几眼，”克劳福太太叹息道，“她的奶妈死掉了，就没人理会这个小玩意儿了。想想看，仆人都逃了，只剩她一人独自待在那个荒废的屋子里。麦克格鲁上校说看见她的时候差点儿把他吓得灵魂出窍，他打开门时，发现她正一个人站在屋子中间。”

在一名军官妻子的照顾下，玛丽经过长途航行到了英国。军官妻子领着自己的孩子们，想让他们留在一所寄宿学校里。她的心思基本都在自己的小孩儿们身上，因此在伦敦，她很愿意地把玛丽交给她舅舅派遣来接玛丽的女人。那女人是米瑟韦斯特庄园的管家，名字叫莫得劳克太太。她是

个健壮结实的妇人，脸蛋红扑扑的，眼球黑而锐利。她身穿一件深紫色裙子，一件黑丝斗篷，镶着黝黑的边，戴着一顶黑色的女式帽子，上面有一些紫色的花朵。她在动头的时候，那些花儿就伸了出来，颤抖着。玛丽完全不喜欢她，但是很少有她喜欢的人，所以这并不足为奇，而且莫得劳克太太明显并不把她当回事儿。

“我的上帝！她就是这么一个平凡的小东西啊！”她说道，“我们听说她妈妈是个美女。她并没有把美丽遗传给后代，是不是？”

“没准年龄大一些，她会长得漂亮点。”

军官妻子善良地说：“如果她的脸色不是这么蜡黄，脸上的表情柔和一些的话……她的脸形其实还不赖。小女孩的变化会很大。”

“那她需要变化很大才可以，”莫得劳克太太回答道，“而且，要我说，米瑟韦斯特并没有能让小孩子改变的地方！”

她们以为玛丽听不到，因为玛丽跟她们隔着有一段距离。进入这个私人旅馆后，她就一直站在窗户那里，看着来来往往的出租车、公共汽车和行人，但她听得很清晰，并且开始对她舅舅以及他住的地方感兴趣。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，他又会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什么叫驼背？她可从没见过。也许在印度一个驼背都没有。

自从她失去了奶妈，开始住在别的人家里，她逐渐开始感到孤单，生发了很多以前从没有的怪念头。她开始质疑为何她似乎从来不属于任何人，即使父母都在世的时候。其他小孩似乎都属于他们的父母亲，但是她好像从来都不是谁的女儿。她拥有过用人、食物和衣服，可是从没有谁注意到她。她不认为这是由于她的脾气很差，当然那时候，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脾气差。她时常认为别人的脾气差，可她并不认为是自己的脾气差造成的。

她认为莫得劳克太太是自己见过的最不喜欢、最别扭的人，她那颜色深重的脸孔显得无比低俗，精致的帽子也十分低俗。第二天她们踏上去约

克郡的旅途，她经过火车站走向列车车厢，把头高高仰起，尽量离莫得劳克太太远一些，因为她不愿意让别人认为自己属于她。她一想到别人可能认为自己是莫得劳克太太的小女儿，就十分恼怒。

可是莫得劳克太太丝毫不在意玛丽的存在。她是那种“绝不容忍小孩子胡闹”的女人。至少，要是有人问起，她就会这么说。她本不想去伦敦，她的外甥女要结婚了，可是，米瑟韦斯特庄园管家这份工作薪水高又舒服，要想保住这份工作，唯一的方法就是立刻执行阿奇博尔德·克兰文先生的指示。她没再多问一句话。

“伦诺克斯上尉和他的妻子因为染上霍乱离世了，”克兰文先生冷淡而简短地说，“伦诺克斯上尉是我的妹夫，所以我是他们女儿的监护人。那小孩要接过来。你需要自己去伦敦把她接过来。”

之后她收拾好了她的行李，去走了这一趟。

玛丽坐在了列车车厢的角落里，脸上的表情看似平淡却又有些烦躁。没有任何东西可看，也没有任何东西可读，她那戴着一双黑手套的瘦小的手相互交叉着放在大腿上。她的黑裙子衬得她的肤色更显蜡黄，稀疏的发丝无精打采地从她的黑色皱丝帽下掉落了出来。

“我可从来都没见过这么‘破’的小孩儿。”莫得劳克太太心想。（“破”是约克郡方言，意思是惯坏了，任性。）

她从来没见过一个小孩能这么僵直地坐着，无所事事。终于，她盯着玛丽盯累了，开始说起话来，声音又硬又快。

“我在想我也该跟你说说你要到哪里去，”她说，“你认识你舅舅吗？”

“我不认识。”玛丽回答道。

“你从没有听你父母提到过他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玛丽紧皱着眉。她皱眉头，是因为她记得她的父母从没有跟她说过任

何事情。他们肯定不会告诉她什么东西。

“哦。”莫得劳克太太答应着，盯着她古怪的、毫无反馈的小脸。有那么一段时间，她什么都没说，之后她又开始了。

“我以为你至少会知道一些——能够做好准备。你要去的是一个古怪的地方。”

玛丽不发一言，莫得劳克太太好像对她明摆着的冷漠感到不适应，不过，她深呼吸了一下，接着说。

“虽然那是一幢豪华的大房子，大得甚至有点阴森。克兰文先生用他自己的方式为那栋房子骄傲，但是他的做法也够阴森的。房子有六百岁了，就建在牧尔边上。那里头有将近一百间屋子，但是大部分都大门紧锁。屋里头有画和精致的古典家具，还有其他各类物件放在那里不知道多少年了。房子的周围有个大园子，树木的枝子长得拖到地上。”

她暂停了一下，换了口气说：“但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。”说完，她戛然而止。

玛丽不由自主地被她的话所吸引。听起来似乎所有都和印度不一样，所有新鲜事物都非常吸引她。可是她不愿意把她的兴趣显露出来。那正是她不高兴、不听话的做法之一。所以她依旧一动不动地坐着。

“所以，”莫得劳克太太问道，“你认为如何？”

“无所谓，”她回答道，“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儿的地方。”

莫得劳克太太急促地笑了一声。

“嗯！”她回答道，“但是你看起来像是个老女人。你不介意吗？”

“我是否介意，”玛丽说，“不重要吧。”

“这点你倒是说对了。”

莫得劳克太太说道：“的确不重要。你为什么要去米瑟韦斯特庄园我不清楚，除非这是唯一的办法。你的舅舅是不会为了你而麻烦他自己的，

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他从不因为其他人而麻烦自己。”

她停了下来，好像正好想起了什么。

“他的驼背，”她说道，“这可把他害苦了。他年轻的时候不高兴，他的金钱、大房子开始有了用武之地，正是在他结婚以后。”

玛丽想显得漠不关心，但是双眼情不自禁地看向了她。她并没料到驼背能结婚，她微微吃了一惊。莫得劳克太太看到了，她是个爱说话的人，更来了兴趣，开始接着讲。这没准或多或少是个消磨时间的方法吧。

“她是个亲切、美丽的女人。为了能找寻到一棵她想要的草，她寻遍全世界。没人相信她能嫁给他，但是她居然和他结婚了。有人说她是图他的钱。但是她并不是——真不是。”

莫得劳克太太口气毅然决然：“她去世的时候——”

玛丽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。

“天哪！她死了吗！”

她惊呼道，非常不情愿地大声惊呼。她立刻想起一个法国童话。童话讲的是一个穷驼背与一名美丽的公主的故事，她忽然间可怜起阿奇博尔德·克兰文先生来。

“没错，她死了，”莫得劳克太太说道，“这令他比之前更古怪了。他对谁都漠不关心，也不见人。住在米瑟韦斯特的时候他将自己关在了西边楼里，除皮切尔外不见其他人。皮切尔是个老头儿，他从小就一直照顾他，了解他的脾气。”

这听起来和书里的故事一模一样，这故事让玛丽觉得不快乐了。一幢大房子里上百个房间，几乎全都关着，门锁上了——一幢牧尔边上的房子——听着就阴沉沉的。一个背驼了的男人，将自己也关了起来！她盯着窗外看，嘴唇紧抿在一起。在这种地方看起来似乎下大雨是十分正常的，雨滴如同灰线般倾泻四溅，顺着玻璃窗往下流。要是那位美丽的夫人还健